



莫泊桑著

一

生

—— 生

[法] 莫泊桑 著

盛澄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Guy de Maupassant

UNE VIE

Pauli Ollendorff, Paris.

— 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插页 13

1963年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4,001—220,000

书号 10019·1716

定价 0.99 元



莫 泊 桑

前 記

莫泊桑的生命历程是极为短促的，他生于一八五〇年，一八九三年便长离人世。他从一八八〇年起才正式发表作品，到了一八九〇年因病魔纏身，几乎已等于搁笔。但在短短十年的創作生活中，他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中包括六部长篇小說、近三百篇短篇小說、三本旅行特写和大量的文艺性与政論性的杂文，此外还有創作初期所写的詩歌和戏剧。

莫泊桑是最早被介紹到我国来的法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向为我国广大的讀者所喜爱。但是也必须指出：作为十九世紀后期的一个有才华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尽管在創作特征的基本方面，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鮮明的否定态度和对这个社会中被侮辱者、被損害者的深厚同情，然而如果和十九世紀前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司湯达相比，則不論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方面或在揭露的力量方面，都显然有所逊色。在他的作品中不时出現对人生的悒郁、怀疑、孤独和悲观的情調。

莫泊桑进行創作的年代，正是法国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三共和国时代，也即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本主义社会不論在政治上、文化上和道德上都更腐化墮落。莫泊桑作为一个誠

实的作家，反映在自己的創作中的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对資本主义社会卑鄙齷齪的现实表示了深切的憤恨，另一方面他也渴望着人所应有的幸福生活，但由于看不到这种渴望得以实现的途径，他便产生了对人生的悲观主义的結論。莫泊桑精神上的悲剧和他創作中的矛盾正是莫泊桑矛盾的世界观的反映，而莫泊桑世界观的矛盾則又是为作家自身的阶级地位和他所处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事实是，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說早已获得了广泛的傳播，然而在法国，像在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艺术和文学却远远落在先进的社会思想和政治革命斗争的后面。而且，由于資本主义开始走向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文化領域内还呈現出一片混乱景象。莫泊桑在創作上虽然继承、并在主要方面始終保持了批判现实主义傳統，但未能完全避免当时文学上自然主义理論和各种頹廢傾向的影响。莫泊桑創作中的客观主义态度和他倾向于用普遍的、不变的、“永恒的”、“宿命的”生命規律来解釋資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現象，就是明显的例证。

莫泊桑出身于法国北部諾曼第一个家道中落的貴族家庭。童年时代在乡間的生活，使他有較多的机会接触到漁民和农民，并养成了对大自然的爱好和对貧苦者的同情（但在莫泊桑有些短篇中，农民的形象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当他在卢昂念完中学时，正好碰上了普法战争。莫泊桑应征服兵役。爆发于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就其性质來說，在战争开始时，拿破侖第三的第二帝国是处于侵略者的地位的。由于拿破侖第三反动的对内政策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愈来愈引起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革命危机日益迫近，所以他急于发动对普魯士的战争，借

以緩和国内的革命。但从色当惨敗，第二帝国崩潰之后，战争的性質改变了。法国人民面对入侵的敌人圍困巴黎以及焚燒城市和乡村的暴行，便发动了真正人民的战争——游击战。莫泊桑后来在許多短篇中所描写的人民抗敌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无疑的，这也是莫泊桑作品中的精华部分。普法战争結束之后，莫泊桑家庭的經濟情况更見困难，他只好打消了进大学的念头而自謀生活。此后将近十年之久，起初在海軍部，后来在教育部，他一直当着一名小职员。这一阶层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莫泊桑特別熟悉，后来成为他短篇小說中經常接触到的主题之一。

莫泊桑于一八八〇年在当时左拉所編的《梅塘夜談》这部小說集中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說《羊脂球》，一跃而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坛的地位。人們常常惊異于莫泊桑的艺术天才（因为在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羊脂球》这个短篇中，确实已表現出了莫泊桑独創的艺术風格和純熟的写作技巧），但是艺术上的成就决不能光靠天才。應該說，除了天才，莫泊桑在学习写作上比別人获得了更有利的条件。莫泊桑的母亲是福楼拜少年时代的朋友，莫泊桑自幼受到他母亲文学素养的熏陶，在中学时就爱写詩，深得他老师巴那斯派詩人路易·布耶的賞識。布耶也是福楼拜的朋友，便把自己的学生帶到这位当时已享盛名的作家家里，介紹給他，从此福楼拜就成了莫泊桑在文学上的导师。福楼拜一向是以写作态度謹严聞名的，他对这位弟子也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他傳授給莫泊桑写作技巧上的基本知識，亲自为他批改习作，并經常勉励他勤學苦练而不必急于发表未成熟的作品。莫泊桑在福楼拜教导下刻苦钻研，鍥而不舍，长达十年之久，这才使他第一次問世的作品就达到了《羊脂球》那样的水平。

后来也是通过福楼拜的关系，莫泊桑結識了当时文坛上的許多作家如左拉、都德、龔果尔兄弟等，同时也認識了当时侨居法国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对莫泊桑在創作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莫泊桑从一八八〇年发表《羊脂球》以后，才脫离他那小職員的生活而成为专业作家。他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是在—八八〇到—八九〇的十年中写成的。

《一生》发表于一八八三年，是莫泊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說，也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在这部小說中，他通过一个旧貴族家庭的衰落和解体，描写了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女主人公約娜一生的故事。約娜是莫泊桑笔下最吸引人的女性形象之一。这个少女稟性純朴善良，对人滿怀热情。特別在小說的最初几章中，約娜对生活的憧憬，对生活的喜悅、信任和热爱，无可抗拒地吸引着讀者。莫泊桑以細膩的、詩意的笔法揭示出这个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但是約娜的一生，毕竟只是一种无目的的生活所形成的悲剧、梦想与幻灭相交織的悲剧。

莫泊桑在这部小說中所写的并不是他当时生活中的现实。莫泊桑生于一八五〇年，而这部小說的背景安置在从复辟时代开始（約娜从修道院出来的那一天是一八一九年五月二日）直到四十年代（小說結尾时蘿莎丽把約娜的小孙女从巴黎接回来是一八四六年春天）这一个历史时期。小說中除了偶然涉及社会的变革（如第十三章中約娜第一次乘火車：“巴黎和哈佛之間火車已經通了六年了……”）以外，一般說，並沒有接触到当时任何巨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只有熟悉这一段历史背景的讀者，才能体会出小說中人物的性格与情节的发展和社会历史之

間的有机联系。

从故事的情节来看，我們可以說，构成这部小說的主题的，正是女主人公的幻想与客观现实之間的冲突，和幻想的不断破灭。約娜带着充沛的生命力和对幸福的渴望踏进生活，但她的一生却是伤心絕望的一生。作为少女，她幻想忠貞的爱情；作为妻子，她幻想幸福的家庭，但她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她丈夫的欺騙；作为女儿，她敬爱她的父母，幻想他們是最敦厚而有德性的长者，但是最終她发现他們也都各有自己荒唐的經歷；作为慈母，她把自己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幻想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一个偉大的人物，但是結果保尔却弄得她傾家蕩产。这个当年充滿了天真和欢乐的少女，最后竟变成了一个意志薄弱、对一切都已麻木了的老妇人，全仗她旧日的使女蘿莎丽的照顾，才能苟延殘喘地度她的晚年。

作者写这样一个故事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从这一个故事中能得出什么結論呢？作者是不是要說明人生終究是空虛的、无意义的，人的命运不可能不是孤独的、不幸的和悲慘的？應該說，作者可能有这种看法。但是当你思索一下，約娜一生中幻想和现实的冲突，主观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幻想，客观上又是什么样的现实时，那末对故事的理解就不致于落入这种抽象的解釋上去了。

約娜出身于一个衰落中的貴族家庭。他的父亲德沃男爵是十八世紀所遺留的貴族文化的維護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启蒙时期的哲学影响。他崇拜卢梭，具有泛神論者的观点，尊重主宰宇宙間一切生命的质朴的自然規律，他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女性。从某一种意义上說，这种教育在女儿身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約娜稟性的善良和心灵的純洁，

不能不說是来自父亲的影响。約娜又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浪漫主义式的伤感和幻想。这一切，加上少女时代修道院的教育和日后貴族地主所过的悠閑的庄园生活，都不能不在約娜性格的形成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然而时代改变了，約娜那种耽于幻想和后来变得愈来愈加消极而軟弱的性格是无法适应她周圍的现实的。而且她所幻想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約娜的生活本身是无目的的，这种生活本身注定她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

能不能說，如果約娜嫁給一个更有品德的丈夫，她的一生就会幸福一些呢？應該說，形成約娜生活的悲剧的并不是个人私生活中的偶然因素，而是从复辟时代以至七月革命后正在急剧变化中的历史条件。讓我們回顾一下約娜的丈夫于連·德·拉馬尔子爵。就他的出身來說，当然也是一个貴族，但是这个貴族已和旧日的貴族有所不同了。在他身上我們已能看出这样一部分貴族出身的青年，他們随着时代的变迁，正在开始走上資產阶级生活方式的道路；而正是于連性格中的这种資產阶级派生的市儈性和非人道性，形成了他和充滿幻想、精神純洁的約娜之間的尖銳矛盾。于連的粗暴、吝嗇、貪財以及种种利己主义的表現是使約娜最初感到絕望的主因。到小說的最后几章，体现于連身上的資產阶级特征在他的儿子保尔身上就更为明显了。保尔經營商业上的投机，開設輪船公司，这和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路易·腓立普治下的銀行家政权时代的特征是恰相符合的。保尔和他父亲一样，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市儈和資產者。当他在商业投机中和糜烂的私生活中耗尽了他母亲的财产之后，便棄她于不顾。因此，尽管作者在小說中并没有直接反映历史事件，但从人物性格的对比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我們还是可以看出，

隱隱地貫穿在全書中的主要矛盾却是正在巩固和发展中的資本主義关系和貴族地主庄园生活之間的矛盾。通过約娜所生活的这个古老的貴族家庭的解体，可以看出資產階級的實利主義和掠奪成性的資產階級道德已如何侵入到每一个角落，促使貴族文化傳統的灭亡。

从小說中，我們还可以看到作者是有区别地对待存在于这个封建貴族社会內部的各种代表人物的。莫泊桑喜劇性地刻划了百无聊賴的貴族生活的寄生性（如第六章中拜訪勃利瑟維勒子爵夫妇），諷嘲地描述了貴族的倨傲和等級偏見，以及保守的貴族集团和教会之間的联盟（如古特列侯爵夫人对約娜說：“神父是教会的旗手，夫人，誰不跟着这面旗帜走，便是反对教会，也便是反对我們”），生动地揭示了以托尔彪克为代表的封建的、天主教的世界观和以約娜的父亲德沃男爵为代表的启蒙时期所遺留的寬广的人道主义精神之間的斗争。从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对旧貴族思想体系鮮明的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也美化了以德沃男爵为化身的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傳統。

莫泊桑在小說中所采用的那种客观的、只求准确描写的叙述手法，常常会給讀者带来迷惑。因此，讀者更需要用自己的思考去对人物和事件作出应有的結論。比如說，我們从小說中容易看到作者对女主人公約娜表示喜愛和同情的一面，但我們同时也应注意到他諷刺和批判約娜的一面，像在小說后半部中描述約娜对保尔幼年时代溺愛的那些章节，以及后来到巴黎去寻找他的那些章节等。特別显著的是在小說的結尾部分，作者以約娜旧日的使女蘿莎丽的形象和仍然沉溺在幻想中、徒事叹息与追怀往事的約娜的形象作对比，就分外衬托出女主人公生活道路的空虛。蘿莎丽受过約娜丈夫的欺凌，后来被从貴族庄园

中攆走，但到头来她并不沮丧，没有向困苦生活低头。劳动培养了她坚强的性格。当約娜在那里自怨“一生中也没有过一点运气”时，蘿莎丽激愤地对她嚷道：“如果您必须为面包而工作，如果您不能不每天清早六点就起来去干活，真要那样，您又怎么说呢？”而在小說結尾时，蘿莎丽自語說：“您瞧，人生从来不象意想中那么好，也不象意想中那么坏。”作者通过这一切，引导讀者去对女主人公作出应有的結論。

《一生》虽然是莫泊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說，但就其艺术技巧來說，已經达到了极其圓熟的境界。莫泊桑善于用輕快、灵活的綫条来刻划出鮮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对大自然景物的描写也是这部作品中的特色。作者写景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結合着人物內心的感受，这就特別赋予这部作品以濃烈的抒情气氛。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难看出，在小說中作者对当时已日趋巩固的資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却还并未作出明确的判断和結論。莫泊桑更多地倾向于从他所认为的人世本身的殘酷和缺陷来发掘人們苦难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和巴尔扎克从社会的角度来处理絕望和幻灭的主题相比，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揭露力量，就显得削弱了。

在莫泊桑整整十年的創作生活中，总的來說，前六年（1880—1886）的作品显得更富于生气，揭露性較强；后四年（1887—1890）的作品，灰色的情調增强了，社会主题的成分縮小了。这一情况在他的长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中是一致的。比如說，在他的六部长篇中，《漂亮朋友》（1885）就其揭露性來說，是莫泊桑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頂峰，从这里，讀者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最初阶段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特征。《温泉》（1886）繼續采取揭露的手法，叙

述大型資本主义企业的成长及其积累财富的各种手段，也不失为一部有份量的作品；但从《比埃尔和让》（1887）开始，情形就不同了。作者逐步抛开了巨大的社会主题，而把观察力集中到人类心理的领域中。在最后的两部长篇小说《如死一般强》（1889）和《人心》（1890）中，“純心理”的描写就占了上风。莫泊桑这时已不再作为社会现象敏锐的观察者而出現于讀者的面前，他的兴趣已被吸引到奇特的病态心理现象上去了。在短篇小说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莫泊桑曾把文艺上短篇小说这一类型的写作技巧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出色的贡献是人所熟知的。在他所写的大量的短篇中，就题材而论，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处理手法上，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在语言表达上，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简洁性。但在后期的作品中，具体地说，也即在一八八七到一八九〇年的作品中，却更多地出现了神秘的、虚幻的、怪异的主题。灿烂的富于生命乐趣的光焰逐渐暗淡下去，愈来愈为忧郁、絕望和苦悶的情調所替代。从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法国文艺上的頹廢傾向怎样在莫泊桑身上起着腐蝕作用，另一方面，也說明这一事实：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論其才华和成就如何出众，总不能不为他自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左右。莫泊桑在他短促的一生的最后阶段，病魔纏身，精神失常，在一个精神病院去世时，年仅四十三岁。

譯 者 1962年8月

1

約娜收拾好行裝以後，走到窗子跟前，但雨還是下个不停。

一整夜，暴雨嘩啦嘩啦地打在玻璃窗和屋頂上。低沉的、蓄着雨的天空仿佛裂了縫，把水傾瀉到大地上，使泥土變成稠漿，糖一般地溶化了。吹過一陣陣悶熱的暴風。行人絕迹的街道上，陰溝象氾濫了的小溪，發出潺潺的水流聲。街道兩旁的房屋海綿似的吸收着水分，濕氣滲入內部，從底層到頂樓，牆上全是那麼濕漉漉的。

從清早起，約娜觀望天色，該有百來次了。她是昨天剛從修道院回家的，以後可以長此自由下去了。她準備要享受一番嚮往已久的人生的百般幸福，現在她所擔心的是，天氣要不放晴，她父親肯不肯動身。

約娜發現自己忘了把日曆放在手提包里。她從牆上把一個小小的月份牌摘了下來，月份牌上花邊中間有用金字印成的1819年這個年份的日期。她拿起鉛筆，划掉前面的四欄和每一個聖名，一直划到五月二日，也就是她離開修道院的這一天。

“小約娜！”有人在房門口叫她的名字。

約娜回答說：“爸爸，進來吧！”她父親就走進她的房間來了。

這就是勒培奇·德沃男爵，名字叫西蒙·雅克。男爵屬於上一世紀的貴族，心地善良，但有些古怪脾氣。他非常崇拜盧

梭，热爱大自然、原野、树林和动物。

生为贵族，男爵对1793年^①所发生的事件本能地怀有反感；但他那哲人的气质和所受的非正统的教育，使他痛恨暴政，当然这种痛恨也就只限于无关痛痒地发发牢骚而已。

秉性善良是男爵最大的优点，而也是他最大的弱点。这种善良，不论为爱怜，为施舍，为拥抱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种造物主式的善良，佛光普照，来者不拒，仿佛出于意志的迟钝和魄力不足，几乎象是一种毛病。

男爵是一个理论家，因此他为女儿的教育想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希望使她成为一个幸福、善良、正直而温柔多情的女性。

约娜在家里一直住到十二岁。然后，尽管做娘的哭哭啼啼，父亲还是把她送进圣心修道院去寄宿了。

他让她在那里过严格的幽禁生活，和外界隔绝起来，不使她知道人世間的一切。他希望在她的十七岁上把她接回来时仍然是童贞无邪，然后由他自己诗意地来灌输给她人世的常情，在田园生活中，在丰饶和肥沃的大地上来启发她的性灵，利用通过观察动物的相亲相爱和依恋不舍来向她揭示生命和谐的法則。

如今她从修道院回来了，喜气洋洋，精力充沛，急想尝一尝人生的幸福和欢乐，以及种种甜蜜的奇遇，这一切都是她在修道院闲愁无聊的白日里，在漫漫的长夜里，在孤独的幻想中一再在心头出现过的。

她长得教人想起韦洛内兹^②的一幅肖像画：闪闪发亮的鲜栗色的头发，仿佛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光彩，这是生长在贵族家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左翼雅各宾党人开始专政的一年，也是国王路易十六夫妇被人民送上断头台的一年。

② 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名画家。

庭里的人所特有的一种白淨而紅潤的皮肤，在阳光的撫弄下，隱約可以分辨出在皮肤上还蒙着一层細絨般的汗毛。眼睛是暗蓝色的，就象荷兰小瓷人的眼睛一样。

她在左鼻翅上有一粒小黑痣，右頰上也有一粒，帶有几根初看时分辨不出的和皮肤同一顏色的汗毛。她身材修长，胸部丰满，腰身显出柔美的曲綫。她說話时清脆的嗓門有时显得太尖，但是她爽朗的笑声可以教她周圍的人們都感染快乐。她常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把双手举到鬢角边，象是要掠平她的头发。

看見她父亲进来，她迎过去抱住他，吻着他，叫道：“到底走不走呢？”

他微笑了，摆动着他那留得很长的蒼蒼白发，一面伸手指着窗外說：

“你說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动身呢？”

然而她撒着娇，甜蜜蜜地央求他：

“啊！爸爸，我求求您，我們走吧！到下午天一定会晴的。”

“但你母亲可絕對不会答应呀！”

“行！我担保她会答应的，我去跟她讲就是啦。”

“好吧，你要能說服你母亲，我这方面就不成問題。”

她連忙奔向男爵夫人的臥室，因为她等候这动身的一天，早等得愈来愈不耐煩了。

自从她进圣心修道院以后，她没有离开过卢昂，因为不到一定年齡，她父亲不放心她享受任何娱乐。只有过两次把她帶到巴黎去，每次住了半个月，但巴黎也是一个城市，而她所向往的却是乡村。

現在她就要到白楊山庄去过夏天，这个古老的庄园是他們家的产业，房子造在意埠附近的高岩上。她相信这种在海边的

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定是其乐无穷的。而且，庄园的这份产业早已决定是留給她的，等她結婚以后她就要在那里长住下去。

可恨这场大雨从昨夜下起，片刻不停，这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最倒楣的事情。

可是才过了三分钟，她就从她母亲的臥室冲出来了，滿屋子都听得見她的叫声：“爸爸，爸爸，媽媽答应了，快备車吧！”

雨仍然嘩啦嘩啦地下个不停。而当那輛四輪馬車到門口时，雨反而下得更大了。

約娜正要上車时，男爵夫人才从楼梯上被搀下来，一手是她丈夫扶着，另一手是一个高个儿的使女，这位姑娘結实矫健得象一个小伙子。她是諾芒第区格沃地方的人，年紀至多才十八岁，不过看去少說也象有二十岁了。这一家人拿她当第二个女儿看待，因为她媽原先是約娜的奶媽，这样她和約娜就成了同奶姊妹。她的名字叫蘿莎丽。

蘿莎丽主要的职务是搀扶她的女主人走路，因为近几年来男爵夫人由于害了心脏扩大症，身体变得异常肥胖，她时刻都为这个叫苦。

男爵夫人步行到这所古老的府邸的台阶前，已經气喘得厉害，她望一望院子里滿处流着水，叹气說：“这真是不講道理。”

男爵始終堆着微笑，答道：“这可是您自己拿的主意，阿黛莱德夫人。”

由于她有阿黛莱德这么一个华貴的名字，她丈夫一叫她时，便总要带上“夫人”这个称呼，表示尊敬，其实却是含有几分譏笑的意味。

男爵夫人又向前走了几步，很吃力地上了車子，把車身的彈簧都压得咯吱咯吱地响。男爵坐在她身旁，約娜和蘿莎丽坐在